

搬家

五層樓的樓梯上上下下十二回，將最後一個紙箱拖進房間之後，照例在窗口掛上一串風鈴。

生活有太多的瑣瑣碎碎，有些滲進生命的底層，成了有機的一環，有些則天女散花似的將人籠在五顏六色裏，但這樣的絢麗倏忽即逝。東西越搬越少證明了有太多東西沒想像中那般重要——在消失的同時反而現出原形——這是生命的弔詭。常常搬家的人難以想像縹緲的未來，但看得很開。

被叮叮噹噹的風鈴聲喚醒。滿室生輝，斜射進來的陽光讓人才睜開眼便得眯著，一時之間竟不知自己身處何方。幾個地名在腦中幻燈片般一一閃過，滿身汗臭與滿屋子灰塵味，亂髮橫七豎八黏著臉龐，像戴著最劣質的頭套，整個房間堆著各種櫃子與高高低低的紙箱，方才記起全身痠痛的原因。

風鈴叮叮噹噹敲著自成一格的節奏。我總在窗口懸著一串風鈴，和印象中的母親一樣。

父親的感情世界是一本糊塗帳，翻開的人得有一顆強壯的心臟。在那個沒有行動電話的年代，家裡出現了太多欲言又止的電話。話筒那端的人一聽見母親或者我的聲音，總傳來一聲無言的嘆息，然後，幽幽地回到自己的世界。至今我仍記得嘆息之後長長長長的沉默，即便在掛上電話之後仍隨著電話線纏繞了過來。

有一天，門鈴震天價響，母親出去應門，卻在院子裡和對方大打出手。兩個女人將對方抓花了臉，處處血痕讓母親自此不再美麗與優雅。父親那天沒有回家，母親整夜側躺在床上。我在房間裡玩積木，一個一個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與圓形的木塊被我反覆地堆高，又推倒，堆高，又推倒。一地散亂。我沒有看見母親的正面，但微微抖動的肩膀讓我知道月光下的母親當然是哭了。

一個大雨的傍晚，父親和我溼漉漉地回到家，父親和往常一樣將插入鑰匙，才轉一圈門鎖就自動彈開了。屋內的燈是亮著的，飯菜都是溫的，主臥室的衣櫥空了一半。

梳妝臺上有個白信封，白信封上除了紅色的長方形框線再也沒有別的，我以為父親會迫不及待地拆開，然而父親轉身到廚房幫我倒了杯熱茶。我坐在沙發上緩緩地喝著，那杯茶卻怎麼也喝不完。父親到浴室拿了條乾毛巾讓我擦頭，兩人靠在沙發上看著地毯上的雨傘，雨傘周圍一攤濕。我和父親一夜無話。

接下來的日子是一連串蒙太奇，因為父親身上竄著的是遊牧民族的血液。

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對門院子的桂花香滿溢四坪的房間，香得幾乎擾人了。和父親背對背，雖然夜很深了，但彼此都知道對方還醒著。父親突然說：「我們好像躺在小船上，月亮照不到的地方是海，我們在海裡飄啊飄著。」這樣的話即便是今天的我都無法接下去，當年的我睜著眼睛直到天色轉為蟹殼青。窗櫺上的風鈴不時叮叮噹噹，噹噹叮叮。

父親常常換工作，帶著我四處住。習於當轉學生的我早已發展出一套大方得體的自我介紹，也很習慣在短時間內融入一個新群體，然而我仍然改不掉自言自語和關在房間堆積木的習慣。有一次自然老師發給每個小朋友一片落地生根，要我們拿回家埋在土裡，說這種植物隨便怎麼種都能活得很好，因此叫做落地生根。我拿回去後埋在巷口的榕樹下，即使明明知道自己是絕對來不及證實老師講的是不是真的。不過，就算是真的，其實我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稀奇。

本來就是在哪裡都能夷然地活下去啊。不然呢？

父親不常回家，即便回家也通常是好晚好晚了。而我常常因為忘了帶鑰匙而回不了家，或是在巷口的小公園一個人盪鞦韆盪到滿天星斗。我突發奇想，把公寓樓下鐵門和家裡大門的鑰匙串在一起，再綁條繩子繫在脖子上。有一回父親看見了，用難得的嚴肅口氣要我馬上拿下來，並說以後絕對不可以再這麼作。之後父親比較常回家了，但再之後又一樣了。

某一天，在放學前的半小時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我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小朋友，正在擔心下雨了該怎麼回家，老師卻在同一瞬間問我有沒有帶雨傘？我回過頭，想也不想地大聲說「有！」還對老師露出一個甜美的笑。一走出教室，望著走廊，嘴角便瞬間被盡頭掛著的雨帘拉下。走下樓梯，經過穿堂，望著天空發呆。嘩啦嘩啦嘩

啦嘩啦，空氣中瀰漫一股霉味，還混著水溝中的爛泥巴味。校門口滿滿地站著伸長脖子在人群中找尋自己孩子的父母，各種小名穿梭在雨行與雨行間，萬轉千迴後仍穩穩地送到名字主人的耳裡，隨即綻放了一張燦爛的笑臉。

其實學校離我家步行只要十分鐘，但那時真有咫尺天涯之感。在各色的雨傘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喊著我的名字。竟然是父親！父親在一把藏青色大傘底下，對我揮揮手，眼睛彎彎的。我先是愣了一秒，確認那不是出自於某種幻想，再衝過去。父親左手撐著傘，右手牽著我，當父親握住我的手時，父親掌心的溫熱瞬間傳到我的臉龐，雖然沒有照鏡子，但我知道我的臉一定紅得不像話。那種生疏的刺激至今我仍記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邊踩著水窪一邊偷偷期盼這條路永遠也走不完。

該是悠長如永生的童年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成了繁弦急管。這樣說來有點奇怪，但我很早就意識父親很快就會離開；更奇怪的是，我發現我必須不斷地說服自己要放父親自由，因為我知道父親是風一樣的男子。

離家之後跟父親見面的次數幾乎可以數得出來。我知道父親過得不太好，雖然他總報喜不報憂，雖然他每次出現都風度翩翩，雖然父親的微笑始終那麼迷人。

大學畢業後的某一天，父親突然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吃午餐。電話很簡短，但我隱隱約約感到父親要跟我講一些什麼。出門前我特別檢查是否帶了提款卡，但整頓飯父親都沒有提到什麼特別的事情，雖然有幾次欲言又止，畢竟還是吞了回去。那次我堅持要由我去結帳，父親竟沒有拒絕：我多點了一份燒臘拼盤和一份牛肉捲大餅給父親帶回去，父親竟也沒有拒絕。

飯後父親問我現在住在哪裡？我說「目前住在木柵，你呢？」父親說他這幾個月住在三重。我以為父親要送我回去，沒想到父親說：「那好，我們一起走到捷運站。」沒想到最愛車的父親連車都沒了。

走往捷運站的路上，我刻意放慢腳步，因為我非常清楚下一次要這樣和父親靜靜走上一段真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或許是我想太多了，但父親那天的腳步相當沉重。眼角餘光裡是父親灰灰皺皺的皮鞋與沒有摺痕的褲腳，感覺十分突兀——身邊真的是那個總要對鏡許久才出門的父親？正值附近的小學放學，兩人身邊突然出現好多小孩

子。一位年輕的父親右手牽著孩子，左手提著書包，眼睛被陽光照成一條線。孩子戴著棒球帽，額頭與耳鬢都是汗，閃著亮光。孩子沿著人行道的水泥邊界一步一步踩著，堅持走直線，大聲唱著老師剛剛教的歌，手中的水壺晃著晃著，一閃一閃，和太陽押韻。我和父親看著那個畫面，竟然同時陷入恍惚，然後，在同一秒發現對方的出神狀態，同時乾咳兩聲。我裝作不經意地笑著說：「我都忘了我小時候的事了。」父親沒接話，但他的眼底有些什麼，嘴角微微抽動。於是我跑開了。

打開窗子，掃了地，擦了桌子和地板。在風鈴的叮叮噹噹中一一撕開紙箱的膠帶。把書和衣服放好，拿出筆記型電腦，讓日用品各就各位。非常有效率地只剩下最後一個有黑色奇異筆記號的箱子了，我抱著一種虔誠的心情打開——裡頭是一個黑色的檯燈，那是高中畢業時父親送的禮物。檯燈的底座有點兒沉，全身黑，沒有任何裝飾，有兩根長燈管，可以調三種亮度，無論哪一種都是既明亮又柔和。買回來那天，父親幫我把檯燈放在書桌左側，叫我坐在書桌前面，依我的身高調整燈脖子的傾斜度。父親說這個檯燈很乖巧，老闆說要弄壞得花很大的功夫，所以它可以陪我讀很多很多書。

這些年來無論我搬到哪裡，丟掉多少東西，桌上始終立著這個黑色的檯燈。這樣父親就一直在我身邊。